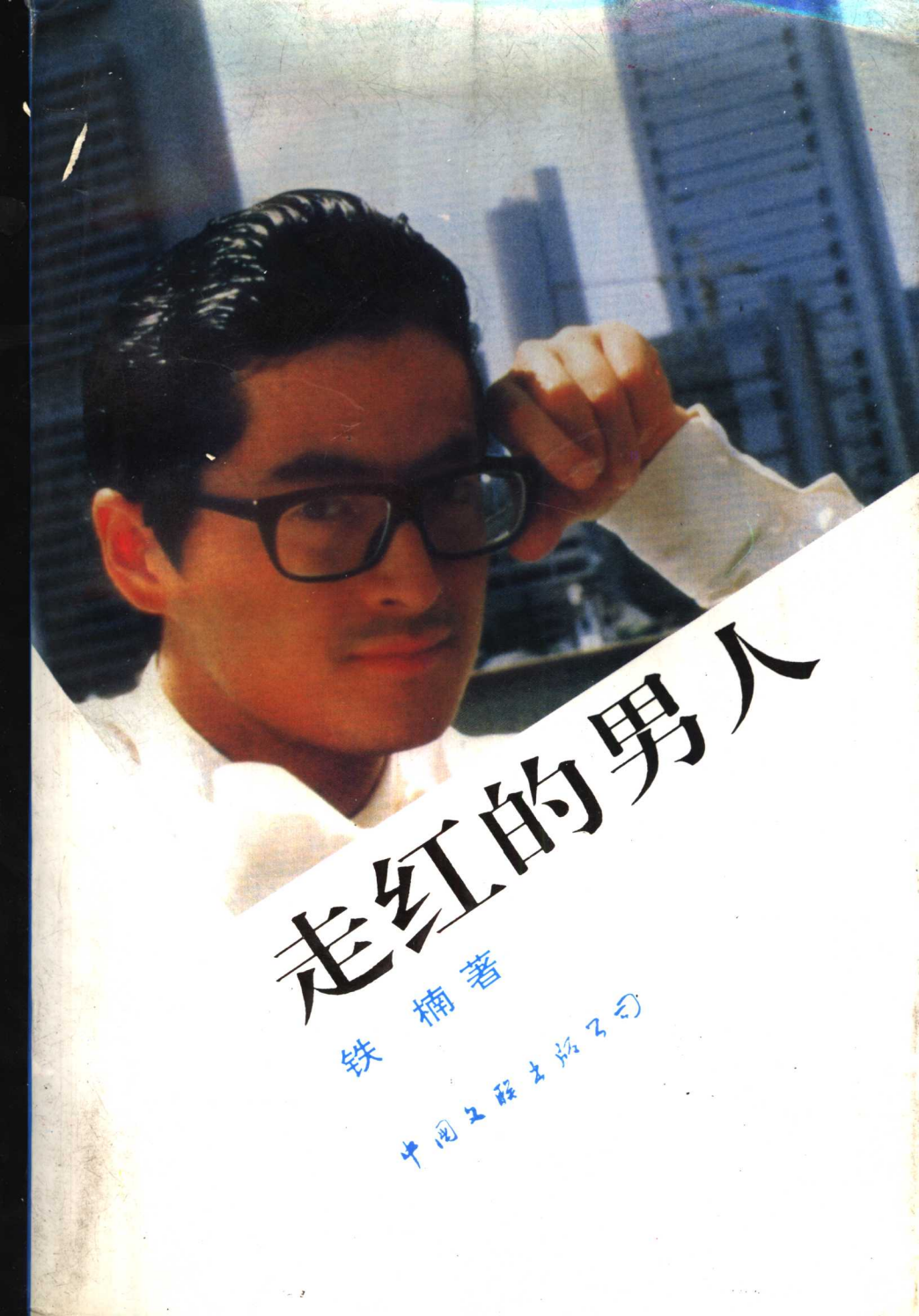




走红的男人

铁楠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走红的男人

铁楠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走红的男人

铁楠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〇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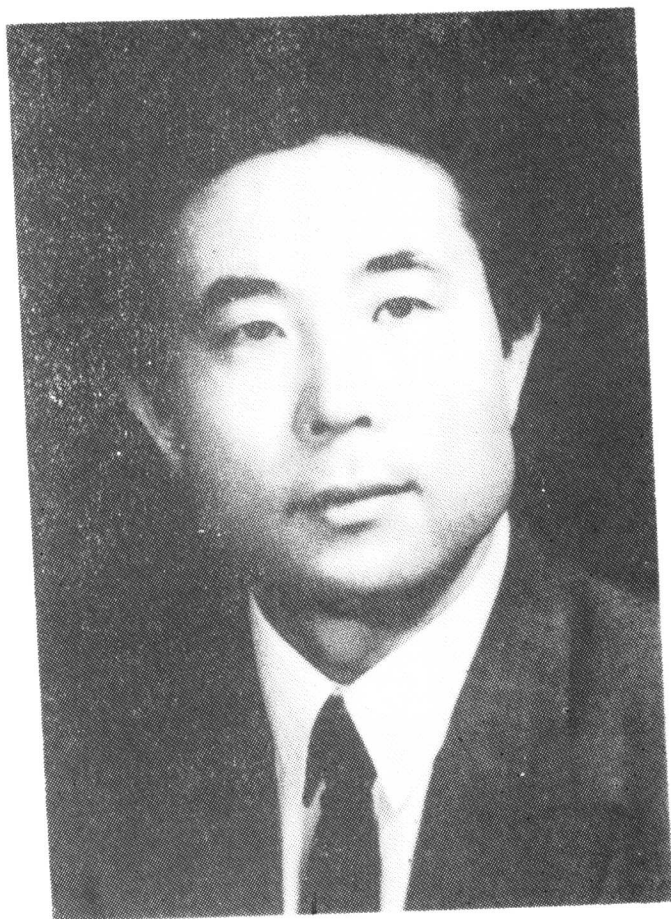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6.75 印张 3 插页 371 千字

1994 年 2 月第 1 版 199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*

ISBN 7-5059-1970-9/1·1387 定价:10.00 元



作者近照

代序

1992年12月初，我作为北京《十月》杂志作家，来到谜一般的海南进行采访、写作报告文学期间，我下榻在省委大院内的海南宾馆。每当夕阳降临，玫瑰色的流霞映红了远方的海天，也映红了美丽的海口。我便披一身怡人的椰风，在这绿树覆盖、鲜花盛开的省委大院内悠然漫步。一个傍晚，我走着，想着，尽情地享受着南国冬天里的温暖，不知怎地，猛然回忆起往事，眼前展现出大雪纷飞的北方的天，那阴沉浑厚的天宇上赫然映现出两句话：

人是可以被打败的，但你却不能毁灭他的思想。

记得1910年，少年毛泽东在去湘乡东山小学学习时，留下了他的誓言：“孩儿立志出乡关，学不成名誓不还，埋骨何须桑梓地，人生无处不青山”。而在1972年，我去黑龙江省青冈县柞岗中学上学的路上，不知多少次吟诵毛泽东的誓言。我发誓：将来一定考上大学。到了1975年秋天，我被贫下中农（实际是大队党支部）推荐上大学，来到乡（那时的公社）接受评审。14岁就在省报发表文章，在当地已是小有名气的我，经过“政审”，度过“贫农代表”举手表决这一关，准许填上了大学中文系的志愿表。可是，最后由乡（公社）党委定夺时，我被一个我替她写文章答卷的女人顶了下来。这样，我的梦想第一次破灭。第二次，在大连旅顺口。1979年秋天里的一天，我伴随着军舰远航归来，看到了军报上自己写的文章，也接到上边来信鼓励我努力下去。但是，好花不常开，好景不常在，好人很难当。我复员那天——宣告当军官

的梦想破碎！回到北方农村，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，我隐居一间土屋里，用笔来表述自己的感情，一边接受着各种洗礼。写完之后，不发表就白费心血了。于是，我骑着自行车，去县城送稿，有时夜宿大车店，吃两个馒头，喝碗凉水。谁能来“雪中送炭”？即使后来因发表一些作品，我被省人事局按“拔尖人才”政策破格批准为国家干部，于1987年调至七台河日报当记者，在报社六楼宿舍住了三年，度过了多少个笔耕之夜。有谁会想到——

我乘机飞到海南，受到省委的热情接待。当我坐在宽敞、明亮的办公室，与省委书记交谈……；当我坐在“奔驰”轿车行驶在著名的海府路上……；当我吃着丰盛的晚餐……住在高级宾馆里写作时，想到过去的的生活，想到在煤油灯下辛劳写作的情景，和在那种艰苦环境下写出来的作品。真觉得曹雪芹创作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”的《红楼梦》是怎样一番“其中味”了。大写的“人”是不会倒下的。除非倒过来写。我想。

当我写这个序言时，刚从哈尔滨回到北京。此刻夜深人静，我想说的是，这部小说将会告诉你，我相信自己讲的是真话。你将会看到，一个作家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。尽管作品还很粗糙，我努力了，也勤奋过。

今后，我也不会为眼前的苦恼着急。既然命中注定，爱上什么就干什么。人的自身价值是多么重要！而实现价值的机遇更重要！况且机遇对谁都有，但，世界上没有白给你的东西。脚下的路不是一条，人生终究没有白走过的路。我的信条是：发现自己，自己重用自己。

——铁楠

1993年7月4日夜于北京

目 录

代 序 1

走红的男人 1

难忘的旅顺港 93

我才 18 岁 153

县委大院传闻 223

公社院里的故事 315

中学生之歌 409

走红的男人

一

坐了一夜火车，天亮才到终点。这里对于我来说，除天和地，一切都是那么陌生。当我的目光扫视十分钟之后，我看清了：这地方与塞北小村庄不一样。

二十年前，从地下挖出了煤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挖出了许多的煤，运到祖国各地。才使这个小镇演变成今日的省辖市。但它看上去，很像边塞的小县城。

下车的旅客，涌向出站口，然后像浪潮一样，分出无数支流向四处扩散。我观望着，那么多人东瞅西看。不知谁说了一句：“每天都来好多外地人。”而当地人称这些人是“盲流”。至于“盲流”这个词，有人说是盲目流入，我说是“移民”。是的，我就是其中一员。人们的想法不尽相同，却有一个共同点：渴望寻找到自己脚下的路……

路在何方？

二

半月之前，生活在塞北小村庄的我，在省报看到一条广告，煤城市报招聘编辑记者。这条广告，引得我三个晚上没睡好觉，

做出了一连串的梦，并产生了许多假如……梦儿变成真，那该多么好！就这样，一种说不出的欲望，怂恿着我踏上旅途，在美丽的丁香花盛开的春天里，来到了省城，按照那条广告的指路，敲开一家宾馆房间的门。

“你找谁？”

“煤城日报来的……”

“我就是。”

“听说你们招聘编采人员？”

“是啊，请坐下谈。”

接待我的人很热情，此人身穿西服，系着领带，戴一副近视镜，约摸有四十多岁，看样子像个权威人物。

“你从哪里来？”

听他的口吻，断定我是省城之外的。尽管我也是西装革履，没有任何农民的标记，可我知道，省城的人不愿意去边疆工作，即使给他一座独楼，他也留恋省城的地下室。

我没有落坐，目视着他，一边稳定自己的情绪，一边递上我带来的作品剪集，并自我介绍：“我从塞北小村庄来。”

“啊！你是个农民？”

他的脸色变了，对作品看也没看，还给我，语气发冷：“同志，你找错门了！”

“你们不是煤城市报的人？”

“是，可我们报社不要农民，招聘国家干部。”

“国家干部？”我两眼闪出疑问的目光。

他有些烦了：“你怎么听不懂中国话？”

“我是中国人。”

他眼睛一翻：“我们要住在中国城镇，挣薪金，吃皇粮的干

部。乍看你……像……没想到你是个种地的，对不起，回去吧！”

说完，他掉开了目光，不再理睬我了。

顿时，我两眼冒火一样，无可奈何地叹口气，转身走了。

是啊，我是个种地的农民，农民种出来的粮食，有嘴的动物都来张嘴儿，也许，我今生今世投错了胎？

娘啊？

妈……

“妈的！你有眼无珠？”

我无声地骂道，内心随即发出一种神经质地怪笑！

走出宾馆，我把这本厚厚的作品放回书包，背着它边走边想：我从十四岁就开始写作，发表的作品，足有二十万字，可以出一本书。那年，我荣获省报优秀农民通讯员奖，可我却当不上渴望已久的新闻记者。怪谁？

我独自走在开满丁香花的石板路上，情绪低落，浑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下坠，仿佛走进了低谷。我扪心自问，我心中的花儿何时开放？

三

走到了汽车站，我只有返回塞北小村庄。等车前夕，我坐在长椅上，双手托腮，绞尽脑汁地想着……我这种思想、感情和藏在心里的话对谁说呢？又有谁能够看见我？

就在我绝望的时候，忽然间，我的心一翻腾，抬起头，眼睛一亮，见到我的一个战友。

我们一同离开部队。

他留在省城，起初当工人，后来进大学两年，到手一张大专

文凭，转干之后，调到省报当记者。半年前，在塞北小村庄，我接到他的来信，获悉：他爸爸提升为省委副书记。

曾记得，八年前，那个冬天的夜晚，我和战友离别了美丽的军港，坐火车回到省城。下车后，我第一次进他家门，那年他爸爸是省委一位处长，待我如同自己的孩子，陪我共进晚餐，还干了一杯酒。在他家住一宿，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回塞北小村庄了。临走时，战友的爸爸握着我手，叮嘱我千万别撂下笔，多写好文章，将来有机遇会用上的。人啊，谁也不能为自己定论这辈子永远干啥。他留给我的印象是：一头整齐的发，腰背挺直，脸上焕发着宁静和蔼的容光，像夏天的太阳一般永不衰败。

八年之后，在省城，我面临痛苦的时候，想起这位久别的战友，想到他当省委副书记的爸爸，不知自己该不该去找他？

我许久地犹豫着……

在部队，我和他在一艘军舰上，当的是轮机兵。我是主机班长，他是我指挥下的战士。训练中，我对他从不发号施令。尤其军舰在海上航行，见他晕船呕吐时，我把他拉到住舱：“你睡吧，我全权值班。”有一天晚上，军舰在海上抛锚，他一觉醒来，在后住舱，我喂着他面条时，他感动地流下热泪：“司马，你真是我的好班长！也是我的好哥哥！”

我已窥视到他的心态变化。其实，我也如此。热爱大海，迷恋水兵生活。这是口头语。我干够了轮机兵，每次出海，机声轰鸣，脑袋震得嗡嗡响，闻着柴油味儿，我也照样晕船，也想躺下。不知多少次，我站在军舰甲板上望星空，盼望有一天改变自己的人生航向。

当我和他在军报上发表文章之后，某一天，我们站在海岸上，心像翻腾的海，高喊起来：“给我机遇，让我到军报去当记

者！”

没想到，我们复员了。

四

我翻开作品剪集，不知他记着不？这篇发表在《人民海军报》上的文章，《当你晕船的时候》，是我执笔，却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。这篇文章，荣获海军报优秀新闻作品奖。

那天，当我们离开军港的时候，站在码头上，冲着远方咆哮的海浪发誓：虽然没有当上军报记者，今后一旦有这种机遇，我一定要捕捉住！

是啊，我这么多年痛苦的体验，悟出一个道理：机遇对谁都有，但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。面对机遇的大门，并不是凭你自己的双脚就可以迈进去。

在省城，我面对煤城日报招聘人员的碰撞，想起找我的战友
.....

五

我终于找到了他。

在省报大楼，下晚班的时候。春天，白昼很长，西下的太阳迟迟地不落，正像我依恋省城一样。见了战友，握手时，他第一句话是：“有时候想起你。”

我打量着他，感觉到省报大楼与小村庄的土屋比较起来，有着天壤之别……

他递给我一张当日的省报：“在二版，发表了我写的长篇通

讯。”

我翻开报纸，却无心看下去。据我所知，他干了两年省报记者，并没有写出有影响的文章，如果让我来，我必定成为有影响的大记者。话说回来，我们毕竟分别八年了，重逢之后，我对他察颜观色，半天才说明自己的来意。

他有些吃惊：“你怎么当了八年农民？”

“是啊！”我伤心地似乎要落泪：“回到塞北小村庄，如今才得到机遇，却被排出了机遇大门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我是个农民。”

“岂有此理！”他的情绪冲动起来，没做分析，显然为我鸣不平：“像你这样的人才，他煤城日报难得！现在中国改革开放，打破铁饭碗，谁有本事用谁。”

“说归说，现实归现实，人家有招聘的政策。”

“政策是活的！”他这时才拉我坐下，倒一杯水：“司马哥，你别上火，好事多磨……”

我说：“我舌头起泡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我伸出舌头让他看。

他笑了笑：“我有办法。司马哥，怎么没把嫂夫人带来？”

我心一跳，不禁苦笑道：“她在我的梦中呢！”

“你还抱着枕头睡觉？”他使劲拉下我的手：“太苦了！当年在部队，由你执笔写了《当你晕船的时候》，今天我该写一篇《当你三十岁的时候》……”

我沉思下来，在一片热诚中，我提出见他当省委副书记的爸爸的要求。

他说：“走吧。”

走出省报大楼，他却把我拉进了饭店。

六

“司马哥，咱们军港一别，八年了，小弟没去小村庄看你……”他举起斟满的啤酒杯，似有歉意地说。

“别这么说。”碰杯后，我一口喝尽，声音有些发颤：“自从离开部队，我历尽了千辛万苦，也可以说是山重水复……”

他示意让我吃菜，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说：“你们没有结婚？她现在干啥呢？”

我心一沉，在部队里，我曾向他讲述过我和她发生过的令人心跳的故事。至于后来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晴转多云的天气……

七

她叫金豆儿。

如果用我闪耀的目光纵观她的面孔，她的心灵，简直像星光下铺开的云儿，又像逝去的音乐那么好听而又不想听……

她长得并不十分漂亮，只是个头很高，头发在脑后束成一把，那双眼睛虽小，但看我的时候目光如灼，神采奕奕，叫人依依不舍。

那年，我上小学四年级。有一天，小村庄里来了几个游街的人，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，听老师说，中国开始搞文化大革命。大人们指着那个弯腰的人说：“他是个副县长。”过了几天，这个四

十多岁的副县长，带着老婆孩子，还有锅碗瓢盆，坐着我爸赶的马车，到小村庄插队落户。车进村时，天已经黑了。数九隆冬，我家穷得烧不起炉子，每天早晚爸爸扒一泥盆火，摆在炕上取暖。当天晚上，副县长一家三口住在我家西屋，爸把火盆端过去，嘴里哈着热气：“县长啊，你要啥可别闭着嘴。”

“感谢老哥哥！今后不要叫我县长，我也是农民了，接受您的改造！”

“我改造你什么？”爸问。

他指着脑门：“我的灵魂！”

“笑话！”爸说：“当农民好，出门干活，收工回家，吃完饭炕上倒，谁也不给咱戴高帽儿。这年头儿，‘树大招风，官大招险’。”说到这里，爸凑上他耳边，就像给灌输什么灵丹妙药：“在我们小村庄……得罪支书没有窝，得罪村长难生活，你可是当过‘县太爷’的人……”

他“嗯啊”地点着头。

爸说起来没够似的：“天上星多月不明，河里鱼多水不清，世上人多心不同。”

我依靠在门框上，两眼出奇地看着，听着，忽然间，那个躺在母亲怀里的小姑娘“哇”地一声哭起来：“妈，我要回家。”

“豆儿，这里就是俺们家了。”

我爸爸把她抱过来，将火盆推近她，揉着她冻红的小手：“豆儿，豆儿……你听大伯说，一盆炭，一盆火，太阳出来晒晒我。一盆火，一盆炭，太阳出来晒腚蛋。”

爸爸抚摸着豆儿的屁股蛋儿。

豆儿苦楚的嘴角弯了弯，禁不住咯咯乐出了声。

“大伯，你真好！”